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二

元　李廉　撰

隱公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氏矢作觀陳也棠濟上邑左氏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而觀之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譏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詞也注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為譏也登音得

穀梁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胡氏齊景公問晏子曰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廵守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特書觀魚譏之也 張氏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盍兢兢業業非禮不動然後足以治國而正人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遵禮循法以隱公為戒也

案觀例二觀魚則以縱欲為譏觀社則以會祀為眼皆舉動之妄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胡氏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弒逆之賊討矣謹法辟土服遠曰桓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正

終大事也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爲也春秋於邾君㷼正以王法而書卒貶不臣順之諸侯也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罪不忠孝之臣子也

案程子私謚之說本啖子春秋諸國皆稱公獨蔡桓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秋衛師入郕郕公羊作盛

左氏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注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

穀梁入者内弗受也

胡氏稱師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稱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張氏凡繼亂而立者必有懲艾草弊之政憤悱圖治之思

而後可以保國而圖終宣公遭大亂而得位既葬踰時首檀興兵以脩怨爲事則知其無安國固本之志矣

案師師例公羊曰將尊師衆稱其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胡氏取之而又發三例然後春秋之義明甚何氏又發功惡有大小之說曰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卑師衆而無功爲惡大疏者曰蔡衛陳從王稱人而行義是其功大公孫敖救徐稱率師而無功其惡大雖亦可取然不可以遍通於諸例也○又案郕之事書於經者四考其始末一入於衛再入於齊鄭既而降於齊又七十一年而奔魯春秋不復書矣夫以文昭之懿受甸伯之爵而追胥於諸

侯如此春秋抑強扶弱之書安得不重感乎

齊鄭猶可也衛郕兄弟之國而若是甚矣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左氏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初者何始也譏始僭諸公也穀梁考者何成之爲夫人也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注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降而用六胡氏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别立宫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

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明矣桓公簒弒之罪昭矣凡宮廟非忘災失禮不書六羽者六佾也佾者干羽之總稱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案適妾稱號例胡氏曰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號沒則以謚係號以姓係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氏單舉姓字者妾也仲子之例是矣成風敬嬴定姒齊歸皆妾母而全用夫人之禮直書以貶之也哀公母姒氏卒蓋以有子則廟廟則書卒葬無貶也昭公娶孟子則以同姓而諱之也○又案妾廟例陳氏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

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何休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矧子未君之時而爲之立廟乎

○又案六羽左氏尸子程氏胡氏皆以爲魯舊僭八佾則用六爲善惟公穀皆以爲諸公六諸侯四則用六爲僭張氏主公穀說以爲周禮諸公諸侯之禮節度數各有等舞必有之此說似是然伯子男以下益殺則不可通矣故當從左氏也○又案書初例二初獻六羽復正之初也

初稅畝變古之初也○又案書獻例三獻者下奉上之詞尊宗廟也獻捷亦書獻者以其躬來誇示抑之也○又案書宮例武煬言立此不言立者何氏以爲武煬非禮故特書立此不言立者得變禮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附録公羊稱公說

公羊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鄭請伐宋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來告命公聞其入郛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公羊注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穀梁同

胡氏案左氏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從禮之常也而會盟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

案主兵例桓十三年齊先宋僖二年虞先晉皆以小國序大國之上非主兵而小國叙大國之上則伯者為之如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曹伯成十五年邾子杞伯襄十年齊世

子光之類是也州吁伐鄭而宋主兵衛圍戚而齊國夏主兵春秋討黨賊之法也

螟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民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　穀梁　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胡氏　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

案螟例三隱此年及八年九月莊六年秋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左氏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胡氏　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始　左氏　報入郛之役也　公羊　邑不言圍言圍疆也

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久之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命愛民財今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 胡氏圍者緜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塗城守不下至經年而不解誅亂討賊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陳氏伐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

案伐國圍邑四而有二例伐鄭圍長葛伐宋圍緡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鄭圍新城則又以著其無貪地之心詞同而義異矣或曰外伐之圍邑僅四魯一國而被伐圍邑亦四何也趙子曰內事詳故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氏經作渝 左氏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注渝變也公之未立

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失詞公怒而止怨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曰更成

公羊 輸平者何猶隳成也何言乎隳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

穀梁 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注春秋前魯與鄭平四年翬與宋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

胡氏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故元年及宋盟宿四年遇清其秋會師伐鄭即魯宋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使者失詞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在所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故特稱

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陳氏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然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始終也据傳明年宋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皆不書

案輸平三傳不同公羊以為此即言狐壤之戰諱敗獲而書輸平已為無据穀梁以為魯舊與鄭平至此而絕又與後日歸祊會鄭之事不合要之皆非的論胡氏魯與鄭有舊怨之說本杜氏納成之說本臨江劉氏蓋鄭莊之納成非有講信脩睦之心而深為合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於魯魯亦溺於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為取郜取防之仇矣○又案平例五胡氏曰輸平者惡鄭之以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人者惡華元子

反之擅也暨齊平者惡魯之附夷狄而得平也及齊及鄭平者惡魯之侵犯大國而急於平也此說固然然春秋之平而不書者多矣何獨書此要必兼陳氏之說方備外平皆及鄭不過平怨之平爾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左氏始平于齊也注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令棄惡結好陳氏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案齊大師之後受地于王方百里者五東方之國莫大焉自師尚父十二世至釐公已稱東州之小伯然是時宋亦以先代之後爵居上公方與魯爲好未可間也故假鄭以求魯魯一溺於

輸平之利再徇於于艾之盟三誘於祊田之歸四惑於不王之告而魯與齊鄭之交固矣他日齊伯之成謂其始此故陳氏之説不為無見○又案書公會齊侯盟者四艾齊僖小伯之初也柯與扈齊桓圖伯之初也于黃齊景爭伯之初也春秋皆書會明齊志也柯獨不書日信齊桓也

秋七月左氏注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公羊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注首始也過歷也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胡氏四德備而後為乾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案無事書春正月者二十四自隱元年始書夏四月者十有一自桓九年始書秋七月者十七自隱六年始書冬十月者十一自桓元年始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蓋本有事而闕之也案程子曰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

冬宋人取長葛公羊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也穀梁同胡氏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

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鄭莊委長葛於宋捻禍長惡而宋卒受䘮國喪師之報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左氏注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也公羊注媵賤而書者後為嫡終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酅入齊叔姬歸酅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録之穀梁注不與嫡俱行非禮也胡氏何以書不非夫人也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也眉山蘇轍謂書叔姬賢之也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案胡氏前說主左氏穀梁後說主公羊陳氏說同伯姬下

滕侯卒左氏不書名未同盟也胡氏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會也卒自外録不卒

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案公羊以爲微國不名穀梁以爲滕用狄道自無名皆無据之言也

附錄公羊同號同詞例 公羊滕微國則稱侯何不嫌也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詞注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也若繼體君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詞也滕本子爵微國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禮祭故稱侯也

案滕本子爵之說恐非

夏城中丘中丘在琅琊臨沂縣東北 左氏書不時也 公羊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以功重也

言當稍稍完補至令大壊然後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與始作城無異穀梁為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保民以德不以城也胡氏程氏曰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

案春秋書內城二十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不時之罪尤大也其餘雖時亦書者勞民也

附録城築例左氏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制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胡氏城者禦暴安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魯城費城郈

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況失其時制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案胡氏所引分財用已下見左宣十一年楚蔿艾獵城沂傳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注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公羊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注別同母者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羣公子也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胡氏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

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桓十四年鄭語來盟成十年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襄二十年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昭二十年盜殺衞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昭元年秦鍼定十年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誼人倫正而天理存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張氏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禄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因父之盟遽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而又使其弟交政鄰國以啟後日無知之禍

案春秋齊之聘魯五年之再來齊僖糾合之時也歸父之來晉襄未定之時也國佐之來齊頃有志於叛晉也慶封之來齊景初立而有志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尤加禮於魯至桓既伯僖七年公子友如齊之後魯使之聘齊者二十二而齊聘僅三至焉亦可以觀世道矣○又案春秋書弟十四書兄一齊年鄭語衞黑背皆罪其私主陸氏陳光秦鍼宋辰衞縶皆罪其薄主穀梁衞鱄佞夫皆可入陳光之例陳昭先稱公子而後稱弟亦以陳侯有寵愛之私而致之也獨叔肸稱弟賢之也蓋以其善處兄弟之變者也公羊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辨之而陸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安有異母即見踈外乎餘見叔肸下

秋公伐邾左氏 宋及鄭平盟于宿秋公伐邾爲宋討也注公距宋而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令鄭

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胡氏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詞說以伐之耳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蔑之盟不待貶而張氏夫和大者所以恤小既平宋鄭則邾宋自見矣之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彼茍欲悦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此足以見書爲宋討邾之旨矣

案内兵之伐國僅二十而書公伐邾者六書大夫伐邾者八止書伐邾者一夫邾在魯之宇下而陵弱侵小之兵史不絶書如此甚矣魯之失政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穀梁曰凡氏伯字上大夫也自此王聘之始

公羊子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已當之穀梁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胡氏案周禮行人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聞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故天子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未嘗書遣使如周則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天王失威福之柄矣

案春秋書王聘魯七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皆不過大夫猶可也宰周公以三公之重王季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益瀆矣隱傳之得聘猶可也以宰糾而聘桓以季

子而聘宣寵篡弒矣

附録王聘例○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故穀梁之說范甯未詳而趙子亦曰王政行也天子使使聘諸侯所以洽恩惠考政典也然胡氏獨取穀梁者葢周禮乃古者王室親諸侯之常典而穀梁氏則深究夫春秋王聘之失不可非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氏初戎朝周凡伯弗賓凡伯還戎伐于楚丘以歸楚丘衛地穀梁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大天子之命也胡氏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以歸易詞于楚丘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

案穀梁以戎為衛其說無據不可從○又案胡氏引說詳見國語單襄過陳條下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垂即犬丘衛地左氏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陳氏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叅盟也張氏簡禮相見以謀事也

案垂之遇左氏以為宋衛有怨於鄭而齊欲平之葢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据然考之於經後此厖屋止二國叅盟而不及鄭十年入鄭伐戴之師又二國為黨以仇鄭則宋衛此謀葢有志於從齊黨而無意於釋鄭憾也齊僖亦不過假此以求諸侯耳豈真有平怨之本心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祊公穀作邴）

左氏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注宛不書氏未賜族

公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注以歸後乃日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也

穀梁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予地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

胡氏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為湯沐之邑祊近魯許鄰鄭各以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入而強入之也

陳氏　曷為謂之來歸五年

鄭伯始朝王不禮焉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渝平歸祊皆遜辭也糾合之道也

案祊許之易其謀始於輸平之時然不過借以固魯之好而未敢及許也至是歸祊以祀周公以為辭者葢隱然致易許之請而隱公猶未許其易也鄭莊委分地以合黨而不吝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者也隱公不察其深謀詭計而溺於一祊之入故于防中丘之會不能不徇之而敗宋入許陷於大惡而不悟使隱公不死尚不能久有許況桓公不義之立鄭伯適投其間而前日之謀盡行矣春秋所書不越數端而鄭之奸情備見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又案湯沐之邑何氏以為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豪穀是則諸侯皆有矣范氏以為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

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爲是○又案來歸例除咺來歸賵及內女來歸外書來歸者五鄭祊衞俘之來以利而來也郕譙石尚之來以禮而來也要之皆自外至而非勉強之文其善惡則不同矣季子來歸著國人之喜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桓侯封人立○辛亥宿男卒胡氏周人有諱禮故凡赴皆不以名經書其終雖五伯強國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蓋諸侯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天子示尊卑之等禮之中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左氏齊人卒平

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穀梁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注宋序齊上王爵也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胡氏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盟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

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陳氏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則有主盟三國成而東諸侯之交惑矣

張氏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國也正可因此為講信脩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會防之後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為誓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也

案瓦屋之盟左氏以為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不與何也蓋宋衛怨鄭之謀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怨爭皆以強弱為進退齊最強宋衛次之鄭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則宋衛之所畏者在齊而不在鄭矣故瓦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絕也

其說精矣然鄭莊固挾齊以自強齊僖亦資鄭以糾合故瓦屋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是齊僖陽尊宋衛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僖襄之小伯桓公之創伯皆原於此矣○又案外盟書日止此○

又案陳氏以瓦屋鄟陵皆為參盟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

杜曰紀邑張氏曰莒地有浮來山　左氏以成紀好也注二年紀莒盟密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好

胡氏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太甲　張氏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可踰非謙德矣　張氏諸侯公盍自失人君之體也

案春秋書公及人盟二浮來及蜀是也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然則公及齊大

夫盟詭何得云不可杜氏例以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然嵩僕處父大國貴卿猶以伉尊為諱今乃直書不諱乎公羊又以為實莒子而書人者隱公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皆無据之言也獨趙子曰莒小國若不書公則嫌乎非公屈禮以盟其畀以病公也此說是矣故胡氏從之若蜀之盟則上書公子下書楚人其貶明甚不可與此例論也又公及齊人狩禚公穀皆以為人齊侯以人公此又變例爾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穀梁作侅　左氏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注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也　胡氏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

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相繼職此由也案禮天子冢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

案春秋書無侅俠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侅俠之未賜族不為薄而季友仲遂之恩過於厚過厚若隆於恩而廢禮生亂恒必由之不可不考也公穀以為罪無駭入極而貶之又以為隱不成為君故不爵大夫皆無据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季字張氏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

魯庭以魯為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於是諸侯相效而王靈竭臣子則象而篡弑萌矣此春秋詳書王使之意也

案胡氏曰春秋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可知矣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會葬者二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杜氏以為經當有霖字　左氏時書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公羊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　穀梁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

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胡氏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案春秋書雨二此年及僖三年六月雨是也書震二此年及僖十五年震夷伯廟是也書大雨雪二此年及僖十年冬是也雨雪一桓八年冬是也

附錄公羊注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為異

俠卒公羊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所俠也不書氏隱不爵大夫也注所者俠之氏

夏城郎

案襄陵許氏曰七年城中丘而伐邾今城郎而後伐宋公不務崇德脩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之有非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末矣○又案郎魯近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隱之元年費伯已城之矣至此年復城而桓十年三國之伐來戰于此莊八年陳蔡之侯亦次于此十年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于郎築郎囿想皆在此始也猶有警懼之心終也遂為遊觀之地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公羊作邴

左氏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會于防謀伐宋

也穀梁會者外為主焉爾胡氏周官行人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故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聚會爾據左氏稱鄭以王命來告則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歸諸已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案經書公特會齊侯八防嬴讙艾濼城濮平州夾谷是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左氏會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胡氏

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之下移制之於未亂也陳氏曰為會稱君伐稱人略之也春秋舉重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苟再見必前目而後凡也一役而再見但人之者略之也張氏程氏曰三國先遣將致伐齊鄭稱人非卿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左氏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公羊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甚之也穀梁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胡氏夫諸侯分

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内小惡直書而不隱其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陳氏赮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讖不在鄭也濟西書取汶陽書取邾田書取讖不在晉也必若鄭伯欲易許田然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案左氏所載事則是義則非○又案内兵書取十八惟郜防須句書日○又案魯敗外師凡八而敗宋者三菅乘丘鄑也

附録内惡例案公羊曰内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内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惡諱小惡書注明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胡氏曰内大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如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絶其嗣亦書曰取所謂婉辭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載國也

左氏蔡衛郕不會王命秋鄭師猶在郊宋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

胡氏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之下莊子之術也然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案公穀皆以為鄭伯因三國之力以取戴其書取者易也然三國既與鄭仇必無與鄭共事之理戴既受三國之伐則必與鄭為黨故程子以為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說為當胡氏以

為一舉而兼四國恐過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郕公作盛左氏討違王命也公羊注曰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憂錄之穀梁日入惡入者也胡氏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若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案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為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而鄭又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伯為王左卿士豈非兩朝之後周復用之而鄭伯所以周

旋王室不過爲矯假報復之私初非有夾輔之誠也十一年之入許傳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敗宋入郕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繻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爲鄭伯之所欺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朝魯之始　左氏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君若辱貺寡人願以滕君爲請乃長滕侯　公羊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穀梁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猶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胡氏孔子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

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葢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識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識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案凡諸侯朝覲言之若榖伯鄧侯同時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今滕薛及郳年嘗同日行禮也同日旅見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然也○又案滕之來朝五此年及桓二年文十二襄六哀二惟此年書侯餘皆書子義見桓二年○又案謝氏曰是時伐戴入郕小國受難甚矣故二國懼而入朝○又案呂氏曰天下禍機常萌於盛滿之時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榖上有五月字左氏謀伐許也時來公羊作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左氏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瑕叔盈以鄭伯之旗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鄭國爭此土也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毋累後人可謂知禮矣公羊注入例時

此日者危録隱公也胡氏書會則伐許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公所欲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隱公兼而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陳氏宋不王鄭以王命討之於是入郕又入許取宋蔡衛三師焉夫以王命討不庭顔因以為暴許無君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之專也於是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

案春秋一事而始書會後書及惟此年及桓元年垂越之會盟皆所以著内外之志也桓十二

年會武父至伐宋則書及例與此同桓十六年會晉夏伐鄭則仍書會非獨魯之所欲矣此可以見書法之謹也○又案臨江劉氏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哀歟○又案許姜姓大岳之裔在潁昌長社與鄭爲鄰鄭莊併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鈐制許叔則許固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鄭亂以入許於是鄭許之釁復啟然齊桓既伯許七從於會盟三從於征伐許之事齊尚謹齊之救許亦至則雖有楚人之圍鄭人寖無能爲也及晉伯已後許專心事楚無復中國之顧故晉文圍以諸侯晉襄伐以三國悼有荀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再用兵于許春秋雖狄鄭而許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

以後一遷于葉再遷于夷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越二年而滅於鄭游速之手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開端也然首謀在鄭書公以及毋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歟○又案黎淳引十一年入許事以破左氏入許田之説劉貸夫不從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氏初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我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至是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不地不忍言也胡氏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

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蓋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没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

案魯十二公惟隱閔二公薨不書地不書葬皆弒也子般子赤亦然子野未踰年之君不書葬無子則不廟也桓公亦遇弒而書葬者賊在外讎不專於臣子也○又案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出於諸大夫之扳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

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於無駭翬帥師之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

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祊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寫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

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巳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為讓國之賢

君吾未之見也

春秋會通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二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馮省槐

謄録貢生臣劉為榦

春秋會通卷二

元 李廉 撰

桓公名軌謚法辟土服遠 左氏注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曰桓在位十八年

周桓王九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左氏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不忍有變於中年也桓簒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也 公羊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注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穀梁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胡氏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非攝也蓋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已所有以與人者也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猶惠公失禮而為之辭非春秋法也

張氏

桓公弒君而立在周禮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辠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弒君之賊升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桓公之編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整敕人倫之大旨也

案即位例已見隱元年獨陳氏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然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視天子非周制也自隱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亦不復講矣雖與諸傳説不合然亦有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 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公羊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

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

穀梁

會者外為主及者內為志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胡氏

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饜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易而曰

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垂之會鄭為主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人人得而誅之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無侯於眹絶而惡自見矣

陳氏取許田則曷為謂之以壁假鄭伯之詞也公羊氏曰為恭也春秋之初諸侯為惡必有詞以自文鄭伯以壁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善詞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愛段之辭立許叔之辭勞王問左右之辭

張氏書會書及交足以禍五世矣眹以見其惡

案魯與鄭特相盟會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垂盟越盟武父會曹是也鄭莊之結魯桓與魯桓

之交鄭突皆黨簒弑之賊爾寀假田之義公羊陸氏陳氏以為鄭伯之遜詞穀梁胡氏以為夫子之諱詞二說疑公羊得之葢内小惡直書不隱易許之罪不大於取郜防失許之惡不大於以濟西賂齊彼既直書此疑非諱詞也而何氏注公羊又有深諱之語似不達公羊本旨

附録公羊桓公會皆日危之也

秋大水左氏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先是桓簒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後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穀梁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胡氏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而後人得平土而居爾後世有人

為不善感動天變而引堯為解誤矣　張氏　大非常則災害廣蓋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案經書大水八桓二莊三宣成襄各一惟桓十三年書夏餘皆以秋外書宋大水一

冬十月　無事書冬十月首此　穀梁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督宋戴公孫　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孔子六世祖孔父嘉　左氏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春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又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名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君子以為督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公羊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

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人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稱字見其先君死也

穀梁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孔子故宋也注督宋之卑者卑者以國氏

胡氏 案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書名劉敞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

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皆義形於色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陳氏 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貴死節必大臣也然後書大臣誼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苟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弑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予人也孔父嘉不名命大夫也

張氏 初宋穆公舍其子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于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故弑與夷而立馮

案華督弑君之由惟張氏得之蓋舊語有孔父義形於色之言而左氏附會以為女色之色咲子辯之詳矣案孔父左氏稱孔父嘉而注以父為名故胡氏因之諸傳皆以孔為氏父為字咲子又以孔為字父為美稱謂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如弗父金父若孔為字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亦其證也穀梁又以孔子為祖諱春秋非夫子家傳安得為祖諱要之左注以父為名而嘉為字則華父督亦父為名而督為字乎當以咲子為是後來孔為氏亦以王父字耳

附録穀梁注會盟言及别内外也尊卑言及上下序也

滕子來朝左氏注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穀梁疏今傳無貶爵之文明降

爵非春秋之義此時周德雖衰尚爲天下宗主滕降爵必時王所黜胡氏滕稱侯爵距此三歲乃降而稱子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不復書侯無譏矣盖春秋誅亂討賊尤嚴於亂賊之黨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大惡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與夷狄無異春秋所深惡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禮曰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春秋天子之事仲尼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所以垂天子之法於後世也

案滕稱子杜氏與穀梁同張氏與胡氏同張氏曰春秋諸侯之爵不輕貶絶惟用夷變夏崇獎逆賊櫝亂三綱之辠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王杞莒用夷則降爵黜號而滕首朝桓特黜而從後日之稱子其說亦善發明胡氏者然春秋善善長惡惡短先王罰弗及嗣安有一人之罪而世

世子孫受貶黜乎趙子以滕子此朝爲在喪而後日齊桓伯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此亦爲有見者而在喪之説鑿矣故沙隨程可久以爲春秋時大國強暴每責賦於小國小國不堪多自降爵以從殺禮引子産爭承以爲證蓋亦用趙子意朱子極取之然考之於經諸侯降爵惟滕薛杞滕初稱侯自桓二年始書子薛初稱侯至莊三十一年始書伯以爲自降可也杞初稱侯至莊二十七年稱伯而僖二十三年卒稱子文十年稱伯而襄二十九年來盟又稱子其升降不一者此前説又不通矣且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爲子傳者以爲數從齊桓之會請于天子命爲諸侯據此則又似時王黜陟之説亦可行姑記所聞以俟知者○又案程氏謝氏皆曰滕侯爵降稱子以其臣屬於楚也朱子曰滕未嘗服楚不知程氏何據○又案胡氏説朱子嘗

疑之以問延平延平答以胡氏爲長後來滕之子孫碌碌無聞爲宋私屬不能自強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無所因是私意也紀侯之説朱子亦疑之以爲若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也延平亦取胡氏説以朱子之説爲害義而滕子説朱子後又取沙隨之言則是終有疑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地○宋莊公元年

左氏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注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公羊内大惡諱此其

目言之何遠也注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若言公為三國所以非公本意也　穀梁　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　胡氏　案左為賂故立華氏也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華督弒君之賊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耳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討蔡般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此則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罪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陳氏　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

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襃貶至於變文嚴矣以變文為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爲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

案春秋會言其事者惟此與澶淵盟言其所為者惟盟薄釋宋公皆特筆也君臣夷夏之大變也又案謝氏曰去其亂之爲平遂其事之謂成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戊申五月十日左氏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公羊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注器從名從本主名名之正其本名也地從主人從後所

屬主人郜本所以有大鼎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

穀梁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謂之郜大鼎也

胡氏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弒逆之人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置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案春秋致賂例宋以郜鼎賂公而書取在魯魯以濟西賂齊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來歸結正諸侯之罪不獨在魯也○又案意林曰宋鼎書郜齊俘書衛彭城書宋取

非所有據非所安雖歷百世猶存其故名

秋七月紀侯來朝左氏紀作杞公穀皆作紀胡氏從之程氏公即位而來朝左氏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内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胡氏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紀侯何獨無貶方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而朝之也

案紀稱侯公羊注以隱二年考之紀本非侯爵此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故封之百里後恒稱侯而穀注亦以為蓋時王所進是皆不知紀子伯為闕文之故爾○又案紀來朝二

蔡侯鄭伯會于鄧楚患之始○楚武王始僭號稱王○張氏以鄧為蔡地左氏始懼

楚公羊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胡氏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也之患宣王蓋甞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强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國待四夷之道矣

案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眗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於桓之八年圍鄾敗鄧於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鄖師蒲騷於桓

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於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勢益張他日爭伯之權輿始此

附録 公羊離會説

公羊注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曰離不言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

九月入杞左氏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我入之也

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據入邴稱我此恐非我故發之

案程氏曰將卑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又案左氏以前紀侯來朝爲杞侯故附會爲不敬之説事正與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而公子遂入杞相類得非左氏因此而誤乎不然

杞桓公以不共而得貶今杞武公何以不貶也故胡氏不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書至之始左氏脩舊好也公至自唐告于廟也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公羊注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穀梁例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也胡氏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故君告行反告至常事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録其會盟侵伐之危也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義也離不言會故以地致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戎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言中國旣不知義夷狄或能知義也

案至例凡公行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啖子曰告廟則書之于策夫子隨其所致而書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蓋本事非功也十二公獨隱公不告蓋謙讓不以人君之禮自處也其餘不告或恥也或怠也陳氏有曰凡至危之也隱行不至桓至盟戎而已莊之適齊皆至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訖于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鄬之戲之役僅不至焉爾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會吴伐齊至黄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婼案二家説皆有得處但陳氏以桓文不得意書至則召陵盟楚豈不得意啖子以本事非功故不致本事則同心圍齊何

得非功亦有不通者故獨胡氏說為長而胡氏於致前事致後事之說又略焉則又當參以公穀也○又案春秋書公至自地六唐穀乾侯瓦夾谷黃是也

三年春正月左氏注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頒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公羊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穀梁桓無王元年有王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也胡氏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弒君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穀梁子之義是也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歷

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頒歷而經皆書王非不頒歷明矣又有以爲闕文者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弒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司馬不施九伐之刑鄰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耻使亂臣賊子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案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有王趙氏以爲後人誤加其説已非而注穀梁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遂附會以爲十年書王正終生之卒是又不知正弒逆之義矣注公羊者於十年十八年書王得之而元年書王以爲桓公此時未敢無王至三年始著其無王之罪是

又穿鑿之甚也故胡氏獨取程子。又案范氏例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也宣亦簒位而不去者罪之輕重異也

公會齊侯于嬴嬴齊東南邑泰山嬴縣　左氏成昏于齊也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張氏亂臣賊子與會而爲昏著齊侯之皐也

夏齊侯衞侯胥命于蒲蒲衞地　左氏不盟也注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

公羊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　穀梁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以擯亂也言胥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衞侯也注胡氏公羊申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

曰相命近正也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案胥命諸傳皆善之惟趙子以爲譏其無人君之禮而陳氏曰相命者相推長也諸侯不禀於王而私相命於是始予頽之亂虢公鄭伯胥命于弭不書以其謀王室也非王事而胥命是相推長而已矣於是齊侯稱小伯而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侯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其說本薛氏而張氏復推明之曰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賢伯之思自黍離之作已可見隱公而降莫有任中國之事者獨齊衛爲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已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皆命於

天子令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為異然後疆者乃敢專之故蒲之胥命正齊衛非命伯而專征之始此春秋所以特書而謹之其説近是然於三傳皆無据姑具于此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穀梁曰郕魯地○公羊杞作紀郕作盛左氏杞求成也張氏公羊作紀紀與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羊既者何盡也穀梁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注盡而復生謂之既胡氏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王鄭拒王師之應

案日食例皆見前食既例三此年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大變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左氏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穀梁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注翬稱公子者此桓不以爲罪人也胡氏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案逆女例諸侯親迎常事不書書魯之逆者五惟莊逆哀姜以仇女爲譏其餘若翬逆文姜公子遂逆穆姜叔孫僑如逆齊姜皆卿爲君逆也出姜不書逆者蓋公也譏禮成于齊故不斥公

也春秋以非常書之左氏以卿逆爲合禮誤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魯地 左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注巳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 公羊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公會齊侯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公逆而會之可也夫人至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 胡氏古者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巳重乎 胡氏昏禮

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竟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則旣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旣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案夫人至例啖子曰夫人初至皆書告于廟也經書夫人至三文姜得見公故不書翬以穆姜齊姜書遂僑如書以者言不當以也哀姜書入不可見乎宗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

昭公娶吳女不書至恥娶同姓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氏致夫人也注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

有年左氏注五穀皆熟書有年公羊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為國尤危明為國家者不可不有年又穀梁五穀皆熟為有年也注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胡氏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見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

可知也而天道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脩春秋則爲慶祥君子筆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張氏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旱雩等事十八年間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爲異特書之所以著桓公之罪憫魯國之民也

案有年大有年三傳皆以爲祥而趙子亦例於慶瑞門與獲麟同例其說曰符祥者天地所以荅人是以志之凡豐年皆告于宗廟勤民而敬先也其不書者不告廟也此說亦未達春秋不書祥瑞之意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氏書時禮也注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内之狩地故書　公羊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注禮諸侯田狩不過郊

穀梁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胡氏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傷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則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案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於周禮爾雅而左氏記臧僖伯之言亦同獨公穀所言皆不合穀疏曰左氏之文是周公制禮之名二傳之文或春秋取異代之法或當時天子諸侯別

法經典散亡無以取正觀此則胡氏取周禮之說是矣○又案田狩之地張氏曰凡國之蒐狩自有常處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魯之大野乃常狩地故西狩不書地觀此則譏遠之說信矣○又案春秋書狩四于郎譏遠于禚譏親讎河陽本非狩特以避召王之名西狩本常事特以志非常之瑞名有義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氏父在故名注宰官渠氏伯糾名也不書秋冬史闕文 公羊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下大夫也注稱伯者上敬老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天子不能討反下聘之故去二時以見貶 胡氏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糾位六卿之長降而書名貶也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又聘焉失

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太宰建邦六典而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見宰之非宰矣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所係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嫡妾之分君臣之義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陳氏有聘桓者矣必宰自爲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

冢宰糾書名左氏直譏其攝父職以出聘已昧於仍叔子之文而杜注又以伯糾爲名則伯乃字稱而非名也公穀皆以爲下大夫係官氏名且字以宰爲官氏渠爲名糾爲字而以伯爲老稱則單伯祭伯伯亦老稱乎蓋欲言微者而經稱伯欲言尊卿則連名故爲是臆說耳是皆不知

春秋責宰相之書法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陸氏曰此下文脫己丑陳侯鮑卒杜氏曰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左氏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

再赴注佗鮑之弟五父也

案三傳不究闕文之義公羊則曰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穀梁則曰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

再赴其謬戾甚矣

夏齊侯鄭伯如紀左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注紀人懼而來告故書

胡氏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諼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于策夫子脩經存而不削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是也

案外相如例二州公如曹爲來魯書也齊鄭如紀爲紀人來告也此皆非常例公羊直以爲離不言會穀梁又以爲過我而書不及左氏遠矣

○又案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爲事自隱二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間二國爲一伐宋

入郕入許立督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百計求援六年會于成其冬來朝謀於魯也深矣九年季姜歸京師在於周也至矣十一年鄭莊卒後齊鄭之黨方散故十三年紀侯得魯鄭而僥倖於一勝然怨愈搆矣十五年齊僖卒襄公立十七年于黃之盟魯欲平二國也而襄公方襲小伯之勢豈顧一盟而棄僖公之業哉故莊元年而遷郱鄑郚矣三年而紀季入酅矣齊勢方盛鄭亦棄紀而爲垂之遇矣故自齊鄭如紀蓋十有七年而紀卒去國齊可罪也鄭莊之惡可勝誅哉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梁作任 左氏 弱也注仍叔天子之大夫本於父字幼弱之辭也譏使童子出聘 公羊 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 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

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詞也君闒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注　胡氏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周衰小人得政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公道不行然後國家傾覆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左氏注齊鄭將襲紀故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衛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

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其言從王伐鄭何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録之穀梁其舉從者之詞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疏謂若王不親伐直舉三國從王命之胡氏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詞也用則天罰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魯桓宋督弑君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者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君行而臣從正也戰而不言戰敗而不言敗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陳氏

春秋之初王室多諱詞其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尊王也

案春秋王師之出有二伐鄭救衛是也陳氏曰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書救衛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此説固是然春秋明道不計功故伐鄭不書矣而救衛書子突又不可一槩論也○又案春秋王不稱天者惟賵仲子錫命桓公含賵成風與此年伐鄭爾皆弗克若天也

附録陳氏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稱人

大雩左氏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雩遠也公羊大雩者何旱祭也言

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以書記災也注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

穀梁

例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疏賈逵曰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雩吁也吁嗟以求雨也

胡氏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竟内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于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爲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禮也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案經書雩二十一止書秋者七此年及成三襄五十六昭八定七十十二是也書八月者四僖十一襄二十八昭三二十十四是也書七月者二昭二十五是也書九月者七僖十三襄八十十七昭

六十六定元定十是也書冬者一成七年是也蓋左氏但知龍見而雩爲正故以爲不時而不知因旱而雩乃記災也公羊以大雩爲大旱趙子以稱大爲徧雩舊説又以爲大者禮物有加也是皆不知大雩之爲僭矣穀梁例曰雩月正也時不正也其説以爲必待時窮人力盡而後請之此又豈君人之心哉穀梁又以爲請乎應上公是又不知諸侯雩于山川之義疏説以爲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蓋因穀之説而爲之詞也一年而二雩者昭二十五定七年也皆旱甚而無格天之誠也季辛又雩不言大者啖子曰承上文也

螽 公羊左氏注蚣蝑之屬 公羊記災也注螺者螽作螺爲災故書 煩擾之所生 穀梁蟲災也

案程氏曰螟也既旱又螟饑不必書也○又案經書螽十一桓五宣十三十五皆書秋文八書冬僖十五宣六襄七皆書八月哀十三書九月哀十二十三書十二月穀梁所謂甚則月不甚則時也雨螽于宋外災告則書也

冬州公如曹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注淳于州國所都不書奔以朝出也爲下寔來書穀梁外相如不書此書過我也胡氏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公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注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

五年冬經間無異事省文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

胡氏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則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黄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佚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誡矣

案春秋書來例祭伯不與其朝介葛盧曰狄皆不能朝也其餘若内女書來則歸寧之詞也獨寔來之文公羊則曰猶曰是人來也以其化我故慢之注行過無禮曰化穀梁曰謂之寔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二家皆以爲州公過魯而朝他國故爲此説然於寔字之義殊無謂惟趙子以爲王氏譏其外交則可與祭伯來義合然於寔字亦只用杜氏説則考之經例未有用虛字行文者故程子胡氏直以爲州公名此亦有見然記禮者有伯父寔來左氏又有鞏伯寔來之語又似難以爲名姑記於此以俟考訂〇又案杜氏以淳于爲州國所都而桓十一年隨絞州蓼下注又曰州國在南郡華容東南是有二州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〇穀梁作郕左氏紀來諮謀

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左氏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餽之餼使魯爲其班魯以周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怒故有郎之師秋大閱簡車馬也注魯懼鄭故以非時簡公羊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之胡氏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爲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不同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案大閲三傳意同惟穀梁以為觀婦人無据不可取○又案程氏曰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為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

蔡人殺陳佗厲公躍立

左氏注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簒立未會諸侯又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胡氏佗弑大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辭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者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是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可謂深切著明矣簒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國人

不以為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案討賊例已見州吁下但公羊以為佗淫于蔡而蔡殺之穀梁以為佗淫于蔡而蔡殺之皆傳聞之謬耳獨程子曰蔡人雖以私殺之而春秋與以討賊者廣為義之塗也此善發明聖經矣○又案殺他國君例四陳佗鄭子蔡般戎蠻子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繻命之曰同注即莊公也十二公惟莊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公羊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者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胡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之

氏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達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案子同生左氏公羊皆同惟穀梁以為疑故志之而注者以為有同非吾子之疑此委巷之談也然適冢始生即書于策岀姜之子赤亦適冢也不書何歟胡氏曰案左氏載子同生待以太子之禮載于史策名分一定文公不知此義故子赤見殺而岀姜歸仲尼削之著君父之貴也

見通旨陳氏以爲莊公制於其母三十六年而後娶故其年不可不志此亦一說○又案士冠禮記文曰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其誓於天子說見周官典命

冬紀侯來朝左氏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胡氏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弒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氏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譏盡物故書胡氏

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夫子釣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案咸丘魯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而公穀以爲邾邑故有火攻之説恐非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名賤之也注不總稱朝者各自行禮也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公羊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注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胡氏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鄧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齊或書名或書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

賊殺爲禽獸也幾希

附録四年七年去秋冬說胡氏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王者繼天爲之子則有慶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王者繼天爲之子則有刑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案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冡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常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矣故

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案穀鄧書名公穀皆以為失地之君此亦一說杜氏以為禮不足則不當書朝趙氏以為用夷禮亦又無据故胡氏不取去二時之說何氏得之於四年而七年火攻之論迂矣故胡氏用其前說昭十八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闕文也

春秋會通卷三

春秋會通卷四

元 李廉 撰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左氏閉蟄而烝注閉蟄建亥之月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公羊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注祭必於孟月取其見新物薦尚稻鴈烝衆也穀梁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疏凡烝合在夏之十月胡氏案周官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瀆書也

穀梁子乃曰烝冬事春興之志不時
是以閉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杜氏穀梁皆曰家氏父字　胡氏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旣名
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附録天子三公大夫士稱例　公羊疏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祭公周公是也上大夫即例稱伯仲字祭伯南季榮叔之類次大夫氏采稱不稱伯仲家采地父字也下大夫係官氏名且字宰渠伯糾是也上士名氏通石尚是也次士以官録宰咺是也下士略稱人會王人于洮是也其劉子

單子之屬不稱字而稱子者謂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故設文非王臣之常稱周公加宰者天子為政者也

夏五月丁丑烝公羊何以書譏亟也穀梁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胡氏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已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案周禮紀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此取協韻耳非有異也王制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與王制同吳氏草廬曰王制篇內礿皆當讀為祠禘皆當讀為礿此說是也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也禮記諸

篇皆漢儒約春秋為之見春秋有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見春秋惟兩書禘一閔二年五月一僖八年七月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說又見春秋止有烝嘗禘三祭遂為諸侯缺一祭之說皆不可信也而鄭玄注祭統及王制以為夏殷禮誤矣○又案春秋止書烝嘗而不及祠礿者四時祭常事不書此年以黷祀兩書烝桓十四年以不敬書嘗祠礿二祭無他故則不書也○又案趙子曰四時之祭皆夏時蓋用孟月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即夏之孟月也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用季月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即夏之季月也經文並無譏然吉事先近日苟有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為嘉也此說是○又案趙子曰凡祭而非者稱祭謂祭而失禮則書祭名以本下者稱事謂祭非

失禮為下事張本者則止書有事然則昭十五年二月有事即烝祭也宣八年六月有事即礿祭也而不書祭名非祭之失也此說是

秋伐邾張氏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公羊記異也注今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　穀梁注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禮也注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為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祭公諸侯為天子三公者　公羊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

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詞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胡氏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命魯以昏姻之事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昏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張氏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何以示正始之道故

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爲遂事以深譏之也

案逆后例二此年及襄十五年劉夏也王者之尊海内莫敵天子無自逆之禮趙子說是然孔子對哀公冕而親迎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似天子之禮曰魯有郊天祀地之禮故云爾非必謂天子也○又案遂例十九穀梁皆曰繼事之詞然亦有發傳者亦有不發傳者疏曰此是例之首故發繼事之詞僖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中間有事恐不相繼故發傳以明之曹伯襄遂會圍許恐被釋而遂與常例異者重發之僖四年遂伐楚恐華夷異故重發以同之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恐尊卑異故亦發之宣十八年歸父遂奔齊嫌出奔不得同於繼事故發之襄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嫌不受命與常例不同故發之餘不發者並可知故省文也○

又案胡氏遂例見僖四年及三十年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左氏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公羊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詞言之穀梁為之中者歸之也注中謂關與婚事胡氏自逆者言則當尊崇其匹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所謹也不盡書者惟過我與求告則書也

案逆后例三傳皆同獨陳氏曰后歸不書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俄而宗國亡焉是不可不詳也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逆稱后歸稱

季姜尊王也此亦有見故嘗疑六年冬紀侯方托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而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昬之事故魯亟為紀謀亦不待請王命而遂令祭公逆之所以托紀也而紀卒不免春秋詳紀事紀亦可哀矣

夏四月無事書夏四月十一自此年始○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公羊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齊世子光也穀梁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

曰夫已多乎道

胡氏

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案曹來朝五此年世子文十一年十五年成四年襄二十一年皆曹伯也朝桓之罪當與滕穀同貶張氏說是○又案使朝二此年及季姬使鄫子是也穀皆曰非正

十年春王正月胡氏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一周人事十年則一變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案穀梁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是矣傳者不知正篡弑之旨遂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而此年曹伯適薨而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然則陳侯鮑卒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之乎胡氏得之

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左氏注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

公獨往而不相遇也公羊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注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起公見拒深

穀梁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内詞也注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疏内詞者其實魯公弗被遇而托言衛侯不遇若衛侯不蒙魯公之接殺恥也胡氏弗者遷詞惡衛侯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案經書弗例四此年弗遇罪衛也文十六年齊侯弗及盟罪季孫也然皆為内諱恥也追齊至鄗弗及有畏也胡氏皆以為遷詞晉人納捷菑弗克納則亦遷善之義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氏我有詞也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注善魯之用周班惡三國之討有詞 公羊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此偏戰何以不言師敗績内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偏戰者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也 穀梁來戰者前定之戰也不言及者為内諱也注先已結期戰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春秋不以外敵内書戰則敗也 胡氏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所得討鄭伯則首盟于

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案内兵書戰六此年戰郎十二年戰宋十七年戰奚者諱魯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桓十三年成二年書戰書敗績者此會外兵例非魯事也○又案穀梁傳例曰不日疑戰也則書日者結日列陳也此說是○又案穀梁以來盟為前定之盟故以來戰為前定之戰恐非又公羊疏曰凡言來者嚮内之辭楚屈完來盟于師据師道楚故得言來○又案張氏曰春秋以主客之詞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罪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今三國以爭忿小故無

詞而伐有詞則罪在三國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今年之書其文異其詞嚴專罪三國特書其來戰以示外有罪則為主之例此說是而趙子以為春秋紀兵無曲直之異恐非也○又案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此戰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左氏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注宋不書經闕公羊注微者盟胡氏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陳氏此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適為主則人自為盟而已

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而衛亦抗子突以自立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

案外盟書人例四惡曹鹿上清丘陳氏皆曰人自為盟也齊人狄人盟于邢則進狄之詞不入此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左氏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昭公奔衛厲公立注昭公世子忽也厲公突也祭仲祭封人仲足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氏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穀梁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貶之也注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胡氏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保其君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已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能與也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

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陳氏祭仲何以不名命大夫也祭仲以大夫專廢置君曷為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襃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為詞也詳矣則從其恒稱不名可也

張氏死難臣道也祭仲為鄭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

案祭仲左氏稱祭仲足而以仲為名穀梁同之胡氏陳氏以為命大夫則仲為字矣二說既不合而公羊則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說曰其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途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

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遲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注者又以為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於是漢儒反經合道之失出此矣故范氏以為害義傷教不可從要之胡氏説是蓋經書命大夫有三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尊之貴王命也其是非則見乎事矣故陸氏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内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大夫敬之也得之矣○又案經書他國執他國大夫九祭仲鄭詹陳濤塗衛甯喜宋仲幾皆稱人以執不稱行人鄭良霄衛石買宋樂祁衛北宫結皆稱人以執不稱行人

事各不同執而殺者二齊慶封陳干徵師也執
內大夫四齊執單伯晉執行父意如婼也穀梁
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此例不通啖子曰凡
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
執也公羊曰稱人以執非伯
討也此說是餘見僖十九年

突歸于鄭左氏注為宋所納故曰歸公羊注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欲明祭仲從宋人命
提挈而納之故上係於祭仲穀梁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
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胡氏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何以不曰鄭
突乎以小白係齊明小白之宜有齊也不以突係鄭
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春秋書歸有
二義一易詞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一
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然內則權臣許之立

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附録例歸入左氏成十八年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入曰復入注此四條所以明内外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公羊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歸例曰善自某歸次之又曰歸易辭也則歸有二義善者謂之歸易者亦謂之歸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

案經以篡而書歸者二此年突莊二十四年赤執而歸者二僖三十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大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惟穀梁得之公羊失於祭仲知

權之說故以書歸為順祭仲之詞不可取

鄭忽出奔衛書奔之始左氏注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公羊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爵三等合伯子男為一若忽稱子則同於成君故名穀梁其名失國也疏此年書名表其失國十五年稱世子明其反正胡氏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

伯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郤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强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强於陳氏鄭忽何不能為子也身為冢嗣為善也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

案經書君奔而名者三鄭忽曹羈莒展輿也趙子曰忽羈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展輿雖踰年猶不書爵其罪大也○又案春秋初年斁天下之彝倫者自鄭莊始殺弟誓母敗王師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没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互争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内大亂莊公之事可為永鑑矣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櫟人殺檀伯而入櫟據强都以

竊鄭諸侯會于袲又會于曹以納之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焉於是鄭國之禍稍息而楚兵迭至矣鄭莊之奸雄亦果何益哉四公子之事多不見經故具于此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陸氏例以蔡叔為蔡侯弟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郕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

左氏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公羊柔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注蔡叔蔡大夫名未命故不氏　胡氏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弗削何其詞費也曰

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陳氏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陳氏

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

案陸氏例魯卿雖未命者書其名詳内事也無駭翬柔溺是也注以為多是隱公時隱公謙居攝故不爵命大夫蓋用穀梁說也然穀梁於無無駭翬為貶而俠柔溺皆為未命杜氏又止以駭翬溺皆以為貶獨俠柔為未命公羊又止以翬溺為貶而無駭俠柔為未賜族是皆不可知胡氏於未命例又止曰無駭俠而不及於柔故疑柔不書氏或如陳氏之說○又案陸氏例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有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是以蔡叔為蔡侯之

弟矣而穀梁杜氏皆以為蔡大夫未命故名而不氏此未可知何氏又以為蔡侯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於陳佗故貶之謬甚矣恐陸氏是○又案經書內大夫盟外諸侯九始於此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皆作紀○曲池公羊作毆蛇魯地左氏平杞莒也注隱四年莒伐杞自是遂不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公羊作郯○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

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左氏注重書丙戌無

義例因史成文也穀梁再稱日決日義也

桊孫氏曰再言丙戌羨文

附錄陳氏日例陳氏丙戌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于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春秋之日例莫謹於崩卒以往日赴則書往日以來日赴則書來日再赴則亦再日之舍卒而稱日皆大事也是故非內辭必戰也弑君也滅國而執殺其君世子大夫也則日之會不日會有盟焉則日盟有滅焉則日侵伐不日入之則日入潰之則日潰圍不日滅之則日滅宜日而不日者不得日也凡日必甚之也是故公即位不日定公夫人至不日日哀姜諸侯卒不日日衛侯衎入不日亦日衛侯衎執不日日鄭子外災不日日宋衛陳鄭外敗不日日頓胡沈蔡陳許皆甚之也非甚之也者而稱日則

天變也郊廟之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公羊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注非責也　胡氏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罪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

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

陳氏此公及鄭伯也曷為前稱君後稱師略之張氏也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用衆焉稱師

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鄭突藉宋之力以簒國宋人責賂則背之而結魯魯比突而欲平宋宋辭平則遽反之而連鄭春秋詳書之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簒而立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王法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案宋莊之得國鄭有力焉今鄭突之得國有宋之力也宋莊鄭突氣類相同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故也今責賂於鄭是以已之前日望鄭也

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吁嚴矣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氏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

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注公後地期而及其戰故不書所戰地公羊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内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注据𡍼戰先書日此恃外者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能結戰日以勝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後日以明之据戰于宋不從外言敗績此從外者明當歸功於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也据郎亦近郎雖近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

燕戰稱人敗稱師重敗也言及者明見伐為主故得汲汲敗勝之文疏春秋説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主説此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經故知之穀梁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胡氏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説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修怨乎齊為無道恃强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辯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仲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

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徳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

省徳相時自治之義也

案此戰惟穀梁得之左氏責賂之説本上文戰宋事誤移在此公羊龍門戰事本出緯文不足信而范氏注穀梁乃妄引此説以駁穀梁且又從鄭君言而以紀為巳是可怪也○又案經書內外之戰二十三書敗績十五書戰例左氏曰皆陳曰戰胡氏曰兩兵相接曰戰書及例胡氏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趙子曰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以華及夷也戰不言及交為主也

書敗績例左氏曰大崩曰敗績何氏曰績功也諸説皆通

附錄胡氏及戰例 胡氏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見文二年 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

者之事也

三月葬衛宣公朔立胡氏葬自内録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

案諸侯在喪稱子例僖九年宋子二年八年陳子之類是也貶惠公三傳說同

夏大水公羊注為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所致

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左氏鄭人來請脩好會于曹曹人致

饟禮也注脩武父之好

張氏 厲公比年與公連兵戰伐脩怨故來求好

無冰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穀梁 時燠也注皆公不明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

胡氏 案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案無冰三此年及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也雨木冰一成十六年正月也

夏五左氏注不書月闕文公羊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疏涖盟來盟例不言月則五字或羨文其文十五年華孫來盟書月者不與信詞也穀梁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胡氏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鄭子人來盟且脩曹之會公羊注來盟者不言聘者舉重也內不出主名者主國也涖盟可知穀梁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注言信在前非結於今胡氏來盟稱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特未定也諸侯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

寵愛之私非友子之義也

棨來盟例五鄭語衛良夫稱使者前定之盟也謂已有約言未足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者權在二子謂齊楚二君遣使之時未嘗有命令盟也宋華孫不稱使者華孫權臣專行不受君命也屈完非來魯非書來者内桓師也○又棨穀梁曰前定之盟不日此以荀庚良夫郤犫孫林父向戌等因聘而盟之例推之也彼皆書日則後定可知矣○又棨語後為子人氏鄭昭公之禍以羣弟之多寵也今厲公奪嫡又復私愛子人使交政中華何不鑑覆轍乎襯寗母之役鄭子華言於齊桓曰洩氏孔氏子人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則子人氏之專權於鄭可知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左氏注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注火自出燒之曰災胡氏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之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宫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不書常事也

黍經書內災八御廩西宫新宫雉門兩觀桓僖宫亳社也外災六齊成周宋二陳四國也○又粢月令季秋藏帝藉之收於神倉即此

乙亥嘗左氏書不害也注既戒曰致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先其時亦過公羊常事不書何以書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一時祭以自也責以奉天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穀梁志御廩之災不不時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也志此其志何

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注甸師內粟夫人親舂是兼甸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及易也　胡氏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案三傳惟穀梁得之而夫人兼甸之說亦非公羊以為不如勿嘗亦非奉宗廟之義而注者又以為宜廢祭自責則大謬矣左注尤失實苟不害何必書乎故胡氏不時不改卜之說主趙子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

人陳人伐鄭左氏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傳公羊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例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四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宋恃四國乃伐鄭四國當與宋同穀梁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罪非為四國見輕重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胡氏師而曰以也剌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陳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氏伐未有言以者則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非一國之志則會者序爵而已矣如隱四年伐鄭桓十五年伐鄭皆先宋之類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志也如隱五年邾鄭伐宋莊五年齊宋伐衛之類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矣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

桑兵事書以例三穀梁於此年及公以楚師下皆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注者又引雍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此説是矣獨於蔡侯之以吳子則曰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則又變不以之例蓋其所以以者雖同而事則異觀此伐鄭皆書人取穀特書至則貶之無疑而蔡侯以吳特進而書爵則無譏矣此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

趙氏以為宋但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歷引左氏柏舉之戰吳楚自戰而蔡不交鋒以證之亦有理陳氏之說於世變亦有情要之諸傳說皆通可參用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氏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氏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王者有求下覲而化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將有求以利其國家皇皇唯恐不足未至於奪攘不饜也古之君人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

分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已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張氏王室之用者周室固取輕於諸侯而家父大夫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亦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隱四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莊王立○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注傳例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　公羊突何以名奪正也注據衛侯出奔楚不名　穀梁譏奪正也注禮諸侯不生名今名突以譏之　胡此名者著其奪正也

氏此祭仲逐之也没而不書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見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説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張氏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論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斯民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治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為臣民所逐哉故凡失位出奔者春秋皆以自出書之所以罪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非臣民所得而逐之也其書爵而不名者罪輕惡減雖曰失道而尚可待其改過自新則位為未絶若突以庶奪正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簒位又與親戚謀而欲殺之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罪之

案諸侯被逐出奔書名者七鄭突衛朔衛衎燕款蔡朱莒庚輿邾益例同惟鄭成公郕伯不名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氏注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者忽為大子有母氏之寵鄭曼宗卿之援祭仲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强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絜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亂鄭國實忽之由也　公羊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注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　穀梁反正也　胡氏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已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

厭詞陳氏不稱鄭伯以是為終失國也春秋無二尊也苟失國雖見殺不書故鄭無昭公㫖無懷公

案鄭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衎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程子曰忽本當立故稱世子不能保其位故不爵劉氏曰書復歸諸侯之正也此說皆得之○又案忽自此年歸至十七年見弒並無書鄭伯者此忽終不能君之驗也○又案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也大夫失位稱復歸者衛元咺也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艾穀作蒿左氏謀定許也公作鄗 注許叔許

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既卒乃入居位許人嘉之以字告也叔本不去國雖稱入非國逆例

穀梁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注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貳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

胡氏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仲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陳氏入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何所以別有罪也叔不書字則疑於齊小白陽生莒去疾

案許之失國本鄭莊以壤地相接之故欲滅而并之故糾合齊魯以為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

共利難於獨專滅國之罪齊魯既遜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亂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蓋鄭莊方强則二國挾鄭以為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為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之失矣○又案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復國而不得其道故書字書入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而書入鄭突衛朔亂倫失正已失國而又復春秋以其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春秋俟其改過也故書爵書入而不名胡氏於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詞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於衛朔曰逆詞則鄭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為許叔本小國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惡明

當誅是蓋不知入許之本末而妄為此說也左氏歸入例亦多不合此條穀梁得之張氏曰諸侯進以正乃可以正邦國因亂竊入己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古葛伯國左氏注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公羊何以皆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穀注引此胡氏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陳氏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

案邾之朝魯七此年及宣元成六成十八襄元二十八定十五也而此朝桓獨貶之左氏無傳杜注無据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氏 鄭伯因櫟人殺守櫟大夫檀伯而遂居櫟注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又左氏昭公十一年傳曰楚申無宇對楚子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公羊 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注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不須言入國也末淺也

穀梁 注突不正書入明不當受

胡氏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京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

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榦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鑑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哉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張氏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儀亹之事皆不書者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書入櫟而略其入國亦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又以見忽儀亹突之為君者末矣而不足紀此春秋所以為簡嚴之書也

案春秋謹强都之害書突入櫟而不書其入鄭書晉滅下陽而不書其滅虢責鄭之失虎牢予魯之隳費郈皆此意也諸傳得之只公羊拘於祭仲知權之説故於突之出入皆不合何氏曰入邑則忽危不須言入國此説雖近之而大意非矣公羊下文又以為忽以此年出奔亦無据

○又案陳氏曰鄭突入櫟與衛侯入夷儀同皆未得國之詞也然突書名則又異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宋地公羊作侈

左氏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注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公羊注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録義兵也

穀梁地而後伐疑詞也非其疑也注鄭突欲簒國伐而征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胡氏左氏曰將納厲公也穀梁曰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簒其知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簒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陳氏納厲公也會伐會盟會救皆前

定之詞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裴林召陵之類是也會于某而後盟重丘是也會于某而後救壯丘是也前定同欲張氏案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之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不遂合也

也未定繼事也

案穀梁地而後侵伐例三此年于袁伐鄭及宣元年裴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裴林傳曰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蓋以為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録其會地召陵傳曰志疑也疏曰一會之中十九國衆力之強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觀此說則是三役者其疑同而得失異矣陳氏張氏亦善發明穀梁者獨公羊以為善録義兵觀下文書至以貶公則恐不如左氏之得事情也

周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氏會于曹謀伐鄭納厲公也

夏伐鄭注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胡氏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濃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春秋防微杜漸尤謹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案春秋以先至而進其位如悼公於齊世子光之類甚多皆同此例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左氏 以飲至之禮也 穀梁 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注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喜得全歸故致之 胡氏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正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案張氏曰鄭突本因宋以入國而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十二年之戰十四年之伐其怨深矣今而出奔又能使魯宋自冬及夏悉力納之此程子所謂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者也衛朔與母構凡亦姦惡之雄今復因同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春秋比事直書見王政不行伯者未作强暴之禍可畏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少抑焉春秋欲不與齊晋可得乎此亦善論

○又案經書公至自伐十二而至自伐鄭者五除此役外餘皆伯事也至伐齊三伐衛伐戎伐

萊伐秦

各一

冬城向左氏書時也注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舊說因謂傳誤此城向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又推校此年閏在六月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也張氏下有十一月即夏正九月不時也

槩嘆子曰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工未畢不可興役則張氏說是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左氏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

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注朔惠公也譏構取國不書二公子逐罪之也　公羊名衛侯朔何以絶曷為絶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兹舍不即罪爾

穀梁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案朔得罪天子之說公穀皆以為天子召而不往詳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國之宗廟告朔而天子召之發小衆不能使行朔走在岱陰齊地託疾而止不就罪也漢禮諸侯有疾自稱負兹舍止也張氏發明之曰朔已立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氏之說必有所傳矣但公羊文意迂晦不明有

類傳聞之詞未審然否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左氏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注齊欲滅紀衛逐其君張氏桒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朔得罪于天子而欲納之一動而二失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丙午三月四日也會公穀作及高郵孫氏從之左氏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羊無夏字○奚魯地穀梁作郎左氏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注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皆陳曰戰 穀梁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案公羊無夏字注者曰夏陽也月陰也此戰蓋由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説故去夏以明夫人不繫於公謬妄不取○又案及戰例三此年奚莊九年乾時僖二十三年升陘也乾時升陘諱公此戰穀梁亦以為諱公左氏以為公不親臨胡氏無傳未知孰是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左氏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注季蔡侯弟也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 公羊注稱字者蔡侯封人

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穀梁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胡氏季字也歸順詞也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陳氏歸未有稱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蔡季所以別有罪也季不稱字則疑於鄭突曹赤

案蔡季左氏以為季即獻舞非也故諸傳多從公羊然則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而得兄弟書字之例○又案春秋兄弟之歸者惟蔡季與季子或稱字或稱子

美之也非若陳黃楚比之書名者比矣書大夫之自某而歸者蔡季之自陳非若元咺孫林父公孟彄之假力於晉齊者比矣○又案兄弟之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肹之不仕與夫季子之來歸而已皆書字以貴之衛鱄雖合於春秋而不得同於書字之例者主於書弟以罪衛侯而鱄亦無可美也

癸巳葬蔡桓侯胡氏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春秋諸侯雖伯子男之葬皆從其私謚而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垂訓大矣

案蔡桓稱侯杜氏以為謬誤徐邈以為蔡臣子失禮何氏以為封人不能任用蔡季故奪其臣子辭皆非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氏宋志也注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張氏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間蓋其為人漬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入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見殺於齊也

案此年伐邾左氏以為宋志正與隱七年傳同而此年不見事實諸傳又無杜氏蓋臆説耳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左氏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公羊注是後夫人譖公為齊所誘殺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

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穀梁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案日食例已見隱三年何氏因公羊傳獨無言朔不書日例故為立說如此非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穀梁注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胡氏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大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賊

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羊無與字左氏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公羊公何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胡氏與者許可之辭曰與者罪在公也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委曲順從無所不可使至淫亂為二國患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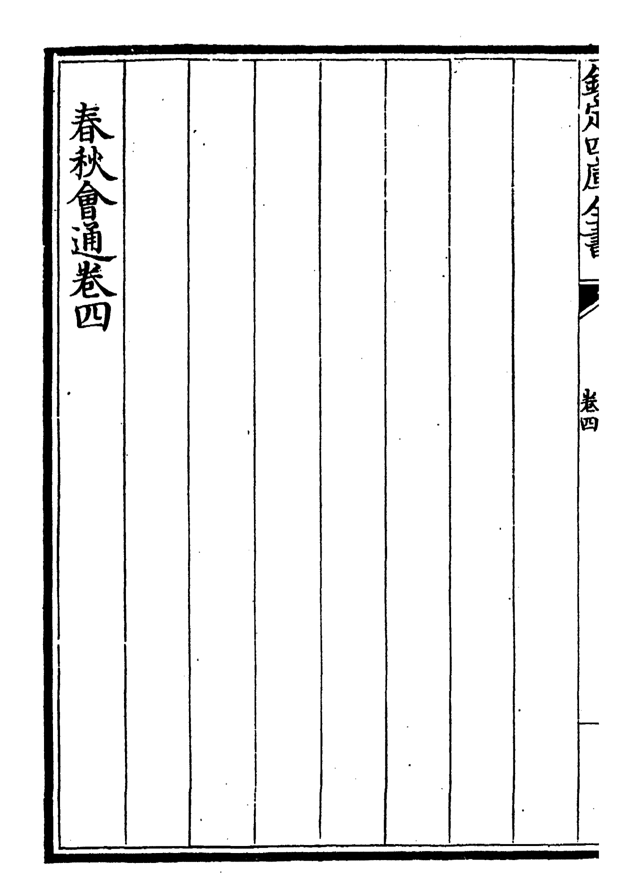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左氏丙子享公

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胡氏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左氏注九月乃葬緩慢也　公羊賊未討則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穀梁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　胡氏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案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隳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子之

禍接迹於史册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誅滕子𣪘鄧邾牟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為人往往亦不義而得衆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嬴之會讙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邾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為莫己害矣孰知禍起於帷薄哉此盖天理之應也胡氏曰隱公之讎在内在内者討于是春秋於桓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彼三傳之説亦何足以知之



春秋會通卷四